

詩

十四

太政官文庫			
		一	漢
		二	
九	〇	六	書
二	入	二	
冊	架	函	號
			門

內閣文庫			
		一	漢
		二	
二	九	六	書
七	二	二	
五	冊	號	類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67
冊數	92 ( 50 )
函號	275 213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小雅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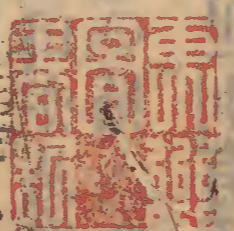
其事。○雅者。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何氏

陳其正理。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而先儒

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同。祭而受福也。陳戒之辭。

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



鹿鳴之什



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程氏大昌曰均之為

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

大呂又有小呂也劉氏瑾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

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說以通上下之情大

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

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

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

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

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及其變也則

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問變雅朱子曰亦是變

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用他腔調耳○輔氏廣

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可考者矣劉氏瑾曰其有可考

者則已各見本篇

鄭氏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

時詩也后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

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

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

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

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

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

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大

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

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

次也○孔氏穎達曰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

而興體亦因政而異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

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由體定體既

鹿鳴之什



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命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小雅大雅，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小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大小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蘇氏軾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而不階乎。

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朱子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



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集傳**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

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

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

之篇皆統焉

呦呦鹿鳴 音幽 食野之苹 音莠 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 音師 吹笙鼓簧 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 音呼報

我示我周行 音戶

**集傳**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 音音 蕭也 郭氏璞曰今蘋

食嚴氏粲曰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蘋蕭此陸生之苹也即鹿所食是也 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

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 李氏如圭曰鼓瑟工



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季氏本  
曰。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儀禮有  
歌有笙。古者作簧。笙中之簧也。張氏揖曰。笙以匏為之。  
樂必歌吹。閒作。簧。笙中之簧也。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  
管端。○嚴氏粲曰。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  
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承奉也。筐

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

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鄭氏康成曰。飲之而有幣。酬  
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氏穎達曰。飲食必酬侑之者。以為食賓殷  
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周行大道

也。朱氏公遷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也。古者於旅也。語故

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  
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

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  
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李

如圭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  
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

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

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

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瞿氏景淳  
曰。鹿聚於

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  
於燕。其情通。故其言盡。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

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  
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

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  
助也。○許氏謙曰。冀之之辭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

鹿鳴之什



不自留焉。劉氏瑾曰。陳澹云。記言人有私惠於我而蓋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

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

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集說**

王氏肅曰。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孔

氏穎達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且其實君設酒。餼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程子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

又以前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

反。視民不怵。他彫反。叶音洮。君子是則是倣。胡教反。叶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反。

**集傳**興也。蒿。藋也。即青蒿也。孫氏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藋。○郭氏璞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藋。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怵。偷薄也。敖。



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

李氏公凱曰：宣播德音甚昭著也。○鄒氏泉曰：德音。

指平日懿德之著為令聞者。

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倣。

王氏炎曰：君子有官君子大夫以下羣臣。

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

我者深矣。

**集說**

劉氏彝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逆莫有不

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怵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倣者不亦君子乎。○程子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范氏祖禹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

燕樂嘉賓之心。

**集傳**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

范氏處義曰：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燕安也。○言醉無歸之語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也。

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

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郝氏敬曰：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

**集說**

毛氏萇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曹氏粹中曰：君臣相



勉以善故久而不荒。○輔氏廣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其所以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

**總論**

嚴氏粲曰：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謂羣臣為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謂

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為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蔣氏悌生曰：首章言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儀軌百寮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然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為師法也。則雖過於樂而不至於淫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

尊賢貴德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鹿鳴二章章八句



案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

亦然。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

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而學記言大學

始教宵雅肄三。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亦謂

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



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問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

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

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

義。始得。○劉氏瑾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

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貢士

之禮。又用於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

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

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

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

此二雅大小。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范

所以分也。處義曰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

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

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

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

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

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

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

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

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行其厚意。然後忠臣

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

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鄧氏元

錫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

尚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是



周之盛德也

四牡騤騤

芳非反

周道倭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

音古

我心傷悲

**集傳**

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

程子曰：猶倭

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

董氏道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

不堅訓之。

○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

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

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

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

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

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孔氏

穎達曰：使臣以王家之事，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

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也。○朱氏公遷曰：傷悲於

心，王事故也。不然，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

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

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孔氏穎達曰：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

思，即私恩。正謂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



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

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集說** 輔氏廣曰。其私恩。雖不能不懷歸。而其公義。則又念王事之不可不堅固。如此而悲傷。則得其正矣。

○呂氏栴曰。私恩公義之說。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為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黃氏佐曰。

懷歸雖切。亦惟使職盡。而後可以得遂。但今日之事。王事也。臣勞王之事。不可以不堅。是以情為義制。但內顧而傷悲耳。

悲耳。

○四牡騤騤。嘽嘽。他丹。駱馬。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

**集傳**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程子曰。駱馬強而耐遠。

遑暇。啓跪處居也。項氏安世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也。○嚴氏粲曰。跪者。雙膝著地而坐也。

**集說** 輔氏廣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之至也。○季氏本曰。此申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念父母之意。

○翩翩者。載飛載下。五反。集于苞栩。

况甫。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雨。反。

**集傳** 興也。翩翩。飛貌。雛。夫不也。羅氏中行曰。夫方扶反。不。方浮反。又如字。爾雅。

卷十 鹿鳴之什



作鳩。鴉。今鷓鴣也。毛氏萇曰。鷓。壹宿之鳥。○陸氏佃曰。音同。壹宿。壹於所宿之木。鷓性慈孝。慤謹。

凡鳥之短尾者皆佳屬將養也。○翩翩者鷓。猶或飛或

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

父。徐氏鳳彩曰。以物之得所止。興子之失所養。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

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

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

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朱氏公遷曰。憂其憂。則說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

**集說**

蘇氏轍曰。鷓。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鷓之飛

也。則亦下而集于棚。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翩翩者鷓。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集傳**興也。杞。枸。音。計也。郭氏璞曰。今枸杞也。○嚴氏

杖。一名西王母杖。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兩章乃言所以懷歸之故。先言公

義後言私恩。而私恩乃所歸重也。○黃氏佐曰。上二章言其思親而不得。此則興其缺親之養也。

○駕彼四駱。載驟。駿。豈不懷歸。是



# 用作歌將母來諭

深審二音

**集傳** 賦也駸駸驟貌

呂氏祖謙曰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 諭告也孔氏

穎達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為告也 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

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

孔氏穎達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 獨言將

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

母者因上章之文也孔氏穎達曰母以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集說**

范氏祖禹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

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謝氏枋得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

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總論**

朱子曰使臣將命以賦政於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

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

朱氏善曰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也然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

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

者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呂氏稱曰以王事之靡盬

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為耶其功可知矣然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

也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集傳** 案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輔

廣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

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

合其本事也春秋魯襄公四年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魯語叔孫穆子

對曰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但

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儀禮鄉飲酒禮注四

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

乃移以他用耳

**集說** 程子曰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

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蘇氏轍曰皇

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

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

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

聲為先

後歟

皇皇者華芳無反于彼原隰駢駢所中夫每懷

靡及



**集傳**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

溼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毛氏

征夫行人也。○鄭氏康成曰。衆行夫。○孔氏穎達曰。使與上介衆介也。懷思也。○此遣使

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

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

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

彼原隰矣。此駢駢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

及矣。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

厚亦可見矣。輔氏廣曰。以為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

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

此所謂婉而不迫也。

**集說** 毛氏萇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

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皇華之光明

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使人惟恐不能宣達

是每懷靡及也。○蘇氏轍曰。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

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

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險易其心

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

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

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

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

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一之

鹿鳴之什



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為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

○我馬維駒恭于恭侯二反六轡如濡如朱如由二反載馳載驅

虧于虧由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

**集傳**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秀於也咨諏訪問也○使

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

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黃氏佐曰此章至末章皆一意

**集說**歐陽氏修曰二章以下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

一事而出也○李氏樛曰使者之奉使周徧其所而詢問之周官擇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徧咨謀無所不及也○輔氏廣曰程子所謂咨訪使臣之大務者蓋人君正以其耳目不得親與四遠之民相接故遣使臣於外以宣己意而通下情則為之使者又豈可不務廣詢博訪以副其君之意哉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齋反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叶莫悲反

**集傳**賦也如絲調忍音刃也朱氏公遷曰猶言和柔也謀猶諏也變文

以協韻爾下章放此歐陽氏修曰諏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鹿鳴之什



○我馬維駟六轡沃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待洛反

**集傳**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劉氏堉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度猶

謀也

○我馬維駟音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呂氏祖謙曰均調也詢猶度

也

**總論**劉氏彝曰駟騏駼駟皆駟之良選所以賁使臣之行也○黃氏佐曰首章與其勤使役而常懷不及

之心下詳其服使役以補其不及之職首章述其心後四章述其事蓋惟其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惟其事之勤則其心之勤益可知矣

**附錄**毛氏萇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

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氏康成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詢也難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孔氏穎達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范氏處義曰載馳載驅而往不憚勞苦周徧咨訪其事悉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諒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貴詳審冀得其實也○呂氏祖謙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



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

###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集傳**案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

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儀禮鄉飲酒禮

注皇皇者華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疑亦本為遣

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

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

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

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

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

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

者也輔氏廣曰范氏說是餘意夫君君臣一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集說**嚴氏粲曰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

朱氏公遷曰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

常棣之華鄂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待禮反



**集傳**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

宋氏邢曰世人多誤以常棣為唐棣

於兄弟用之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李氏樗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也

然外見之貌毛氏萇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不猶孔氏穎達曰謂華聚而發於外也

豈不也韡韡光明貌王氏肅曰不韡韡言韡韡也○孔氏穎達曰華非一色故云光明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輔氏廣曰詩記

所載諸家常棣之說皆兼此體惟集傳之說乃是興體只是以豈不韡韡興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常棣之木衆花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嚴氏粲曰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朱氏道行曰凡今之人大概泛說非屬毛離裏於我隔膜者情分不甚關切焉得如已之兄弟此其理易見也下七章反覆發明總以見其不如耳

**集傳**

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榭方于反榭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王氏安石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程子曰不作榭亦可如字亦可○呂氏祖謙曰說文鄂作萼○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也○呂氏祖謙曰說文鄂作萼○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



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薄侯反矣兄

弟求矣。

**集傳**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

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

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

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鬪音弓而射之。則已垂涕

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

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

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范氏處義曰

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

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

於後。於理亦可信。○朱子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

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史為是詩。以

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

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

**集說**

何氏楷曰。此就常情而言。上章所謂莫如兄弟者。於此驗之最為親切。○莊子所云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反每有良朋况

也永歎吐丹反叶  
它涓反

**集傳**興也脊令董氏道曰爾雅作鷓鴣雖渠水鳥也禽經脊令友悌陸氏璣

曰大如鷓鴣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

○陸氏佃曰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鳴則天當大雪

况發語詞或曰當作况季氏本曰况與况同言朋友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孔氏穎達

鳥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

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

○嚴氏粲曰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

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

為脊令首尾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

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

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

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

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

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

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

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

次定詩經傳記卷之三十一 鹿鳴之什



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集說**

王氏安石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讐，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讐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有所不暇。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與？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思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兄弟鬩

許歷反

于牆外禦其務。

春秋傳作侮罔甫反

每有良

朋

之承反

也無戎

叶而主反

**集傳**

賦也。鬩，鬪。狠也。

朱氏道行曰：牆與外相應，同室之鬪，在門以內，故曰鬩。

禦，禁也。

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狠于內，然

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王氏安石

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

富辰曰：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氏預曰：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孔氏穎達曰：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詩，以親之耳。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鬪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輔氏廣曰。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得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太。天下。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

反經

**集傳**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

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

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蘇氏轍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

者弟

○儋反爾籩豆。飲酒之飶。於慮兄弟既具。和

樂音且孺。

**集傳**

賦也。儋。陳。飶。饜。具。俱也。○王氏安石曰。兄弟。孺。小兒。

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

無與共享其樂矣。



**集說** 程子曰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食

得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顏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兄弟無故飲酒於家庭之間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

子嬉戲之時乎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

樂且湛荅南反叶持林反

**集傳**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鄭氏康成曰合

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道曰鼓而兄弟有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

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嚴氏粲曰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集說** 蘇氏轍曰妻子以好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

其樂豈特妻子而已○朱子語類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逸樂那二章正是

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宜爾室家叶古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

然乎就用乎字為韻

**集傳** 賦也帑子陸氏德明曰帑依字吐蕩反經究窮圖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孥也

次定詩經傳

卷一

鹿鳴之什

音



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集說** 輔氏廣曰。兄弟之具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友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黃氏佐曰。此章承上

一章而言。欲人驗其信然。所以致丁寧之意也。蓋患難之時。天理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朱氏善曰。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帑之樂可久。苟兄弟鬪鬪于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帑且不得以久其樂矣。○汪氏應蛟曰。常棣言兄弟。曲盡人情也。死生憂樂。靡不相通。豈良朋能論厚薄哉。夫天性懿親。始何嘗不篤愛。其後鮮克終。即有妻子。奚樂焉。故詩之卒章曰。宜室家。樂妻帑。意至深遠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鹿鳴之什



**集傳**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

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常棣。燕兄弟也。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故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也。○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



義故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

**集傳**興也。丁丁。伐木聲。劉氏敞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

李氏樛曰。既謂朋友。又謂之故舊。亦如鹿鳴舊之樂歌。之詩。既謂之羣臣。又謂之嘉賓。不必分別言

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而與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而言鳥之求友。遂

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程子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王氏質曰。神且來聽。以其和平

亦有感動也。

**集說**程子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

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

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

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

大序

卷一

鹿鳴之什

三



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李氏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又在上之人率之於上。則民皆翕然效德。歸於淳厚之域。天子求友以治天下。而有和平之效。庶人求友以治一身。而有和平之效。○唐氏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於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於平也。

○伐木許許。呼古醜所宜反。酒有藇。象呂反。既有肥羜。

直呂反。以速諸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

音鳥。粲洒。所懈反。埽。蘇報反。叶蘇吼反。陳饋八簋。叶已反。既有肥

牡。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反。

**集傳**興也許許。眾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

邪。余遮反。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醜酒者。或以筐。陸氏德

以筐盞。或以草。孔氏穎達曰。用沛。濟上音鹿酒。之而去其糟也。

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康成曰。五齊醴尤濁。和

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事酒。今之醪酒。皆新成也。莫美貌。羜。未成

羊也。郭氏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

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孔氏穎達曰。粲然灑埽其室庭。陳飲食之



饋。八簋器之盛也。毛氏甚曰。天子八簋。○孔氏穎達曰。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

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劉氏諸舅朋友

彝曰。簋八。則邊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所界

也。孔氏穎達曰。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

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咎過也。○言具酒

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

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集說** 范氏祖禹曰。寧適不來。微我勿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

李氏樗曰。上章言伐木。下章言鳥鳴嚶嚶。下章但云伐木許許者。省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閑暇

之時。則有灑酒肥羜。宴朋友。此古人忠厚之情。有見於此。故寧使召之而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賁

氏佐曰。以伐木無不用其力。與篤友無不用其情也。

○伐木于阪。叶平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在演兄

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起有酒湑思

我無酒。酤我坎坎。以我蹲蹲。舞我迨

我暇矣。飲此湑矣。音

待音五反



**集傳**

興也。行多也。踐陳列貌。

嚴氏粲曰：解見伐柯。

兄弟朋友之同

齊者。

曹氏粹中曰：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

無遠皆在也。胡

紹曾曰：尊者不致必其來，兄弟則言無遠，立言之法。

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

等也。乾餼，食之薄者也。

嚴氏粲曰：餼，乾食也。公劉乃裹餼糧。王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

以為愆過也。

曹氏粹中曰：易曰：飲食必有訟。

滑亦醜也。酤，買也。

嚴氏粲曰：設言

縱使無酒，猶當酤之。下文言飲此滑，知不待酤也。

坎坎

擊鼓聲。踴躍舞貌。

謝氏枋得曰：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

迨及也。言

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事故，或但以乾

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

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徐氏鳳彩曰：飲乘於暇，既不拘好會燕饗之常。

亦不廢蒞朝考政之期也。

**集說**

蘇氏轍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餼相譴。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酤之，不以

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

輔氏廣曰：此章蓋極道和樂而不變之意。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乎飲食，而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

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猶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鄒氏泉曰：

以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興燕飲必於所親之人。  
**總論** 朱氏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



進德也。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為父兄。卑之而為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疎之而為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為誦。以貴交賤而不為屈。以卑就尊而不為僭。以尊就卑而不為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為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為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閒哉。○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言有肥牡。肥。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豆有踐。是有飯有殽。則同於食。言有酒。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蓋禮之盛也。

伐木三章章二二句

**集傳**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

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范氏

處義曰。是詩原六章。考文義。當作三章。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集說**

真氏德秀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反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鹿鳴之什



**集傳** 賦也。保安也。曹氏粹中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爾指君也。歐陽氏修曰。詩

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王固堅單盡也。除除舊

氏質曰。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胡氏紹庶衆

而生新也。曾曰。除字。詩中皆直慮反。除猶易也。

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

為者也。○曹氏粹中曰。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

祿。出於天。○輔氏廣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

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

而生新也。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

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朱氏公遷曰。往者

方消。來者復受。福之在己。無少閒也。○無時而不受福

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

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

多益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集傳** 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范氏處義曰。說文

為戩亦取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



際交相與也。朱氏公遷曰。爾既受於天。天又錫於爾。書

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遐福。其所以

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蘇氏轍曰。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不適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集傳**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氏

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劉氏熙曰。山產也。產生物也。阜厚也。言高厚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岡。皆高大之意。鄭氏康成曰。此言其元也在上之言也。

川之方至。劉氏熙曰。川穿也。穿地而流也。言其盛長之

未可量也。

**集說** 呂氏大臨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於崇高。故曰以莫不與。如山

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徐氏鳳彩曰。以上三章皆言



天之福君欲君  
祈天永命也

○吉蠲古立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叶虛餘若祠

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劉氏瑾曰諏日者君臣

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

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

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蔣氏悌蠲董氏道曰

生曰既諏士然後卜日卜吉而後有祭期蠲周官蜡氏

注曰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則言齊戒滌濯之潔劉氏瑾

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謂七日齊三日戒之類滌濯

謂澆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饎劉氏瑾曰儀禮有饎

謂澆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饎燮注炊黍稷曰饎酒

食也郭氏璞曰猶今云饎饌皆一語而兼通○享獻也

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氏穎達曰

言食祔新菜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

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

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公先公也謂后

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公先公也謂后

氏貞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熱

先王大王以下也

穎達

孔氏

朱子



公之禮耳。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報

主人之詞。毛氏萇曰。尸所以象神。○孔氏穎達曰。少牢

等。是傳神辭。文王時。周末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

所作也。劉氏瑾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篇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

遷曰。此言祖宗降福之故。必述報詞以祝之者。明其出

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將祭而先盡其誠。則致祭而

必受其福矣。○鄒氏泉曰。此章先言祭者。特本致福

之由耳。非若他詩盡言神之禮。而始獲神之福也。

神之弔。都歷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集傳**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鄭氏康

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

食而已。王氏安石曰。民無羣眾也。黎黑也。猶秦言黔。其

反。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

德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

君人者之至願也。○彭氏執中曰。上有多福之君。則下

受多福之庇。始言民。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修己

鹿鳴之什

三



安人安百姓之意也。○劉氏瑾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朱氏公遷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悠久。此章專言其盛大。福至於此。無以加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反起虔。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集傳** 賦也。恒。弦。陸氏德明曰。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氏。穎達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問承是繼承相接觸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呂氏大臨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無不爾或承。是言其子孫承繼之意。夫人心自以為足。則已矣。故天保之臣。祝其君以福祿。言有盡而意無盡也。

**總論** 朱氏善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之福我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隸。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季氏本

鹿鳴之什



曰。人君能以德及民。宜享多福。故其臣美之。蓋欲其德之有常也。雖稱頌之。而歸於有德。則責難之意寓焉。朱氏謀埠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 天保六章章六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是

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劉氏瑾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一臣。而其臣之荅之。則惟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荅之。尤可見其意。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暮。音

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玁狁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薇與歸叶家又與居叶

**集傳** 興也。薇菜名。呂氏祖謙曰。作生出地也。劉氏彝曰。薇解見草蟲。

出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嚴氏粲曰。解見四牡不遑。

啓居。○此遣戍役之詩。謂遣守衛之役人。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

起興。曰采薇薇則薇亦作止矣。黃氏佐曰。今年春也。曰歸曰歸

則歲亦莫止矣。黃氏佐曰。明年冬也。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

鹿鳴之什



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獯狁  
 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  
 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  
 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替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  
 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音仲春至春  
 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

防秋也

許氏謙曰防秋  
宋遣戍之名

**集說**

程子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  
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

獯狁之故也。○嚴氏粲曰念歸之切當在歲晚雖託爲  
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獯狁之故言  
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  
之而託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已諭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飢載渴叶戶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集傳**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

也孔氏穎達曰聘問俱是謂問  
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言戍人念歸期之遠

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  
 之安否也



**集說** 輔氏廣曰。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成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段氏昌武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至於難堪。倘前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作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契闊。飢渴之窮困。道途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叶訖

反道

**集傳**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李氏公凱曰。始言薇始生。中而柔。終而剛。以見天時之變。

爾。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

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地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孔

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歲亦陽止。亦謂來歲之十月。於歸期爲近也。此章言其既至成所。則當勉於王事。無苟安息。寇敵之來。當竭力致死。而無復有回顧之意。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而不相

次定詩經傳義

卷十

鹿鳴之什

三



金定言詩集卷之十一

也。悖。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瓜芳無胡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斤於尺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

月三捷。

**集傳**興也。爾華盛貌。董氏道曰爾雅注說常常棣也。嚴

粲曰解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孔氏穎達曰以其乘

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矯叔孫業業壯也捷勝也

○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

閒三戰而三捷矣。朱氏公遷曰此章預言其蓄勇以待敵如此。

**集說**鄭氏康成曰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

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段氏昌武曰聖人

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敗而三焉在彼亦心服在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

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

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

次定言詩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鹿鳴之作

早



**集傳**

賦也。發發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鄭氏康成曰。腓當作芘。

孔氏穎達曰。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

謂依廕也。董氏道曰。案字書。腓脛腓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

動也。著其隨物以動也。李氏樛曰。言此車乃君子所

處。小人則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弣所

從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弣以象骨飾弓。弣所

反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

謂繳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弣。孫炎曰。不以

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弣者。弓弣之名。以象骨為之

是弓之末。弣也。嚴氏粲曰。左傳云。左執鞭弣。曲禮云

右手執籥。籥弣頭。即受弦處。以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

象齒飾之。上下不至齟齬也。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韉。

居言矢服也。陸氏

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為弓韉。矢服。經年海水潮。及

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戒警

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成役之所芘倚。

彘曰。君子則依之。以為備禦。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

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玃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

備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亦預言在戎所之時。而致謹以防寇者如此。

**集說**

陳氏祥道曰。占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鄒氏泉曰。駕彼二句。言駕車之馬甚強也。君子二句。言所乘之車利用也。四牡句。言行列

鹿鳴之什

四



整治也。象弭句。言器械精好也。豈不日戒。總承車馬行伍器械如此。豈可恃此而不日相警戒乎。獫狁孔棘。即警戒之辭。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

哀。叶於希反

**集傳**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

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

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子於采薇見先

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朱氏公遷曰。首章

意末章體悉以不忍人之心起結兩章相應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

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補

氏廣曰。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

極也。上之人既已述其情如此。則知之可謂盡矣。而猶

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集說** 程子曰。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朱氏公遷曰。前三章雖兼私情。公義言而重在義。四章五章專言公義。六章專言私情。教戒以倡其勤。憫恤



以致其悅。使人之道當然也。

### 采薇六章章八句

**集說**

范氏處義曰。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為文武之詩。○謝氏枋得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

其棘矣。

是設旒建旒而設旗建旒已在彼牧故亟設陳也龜蛇

接之曰彼旗旒斯蓋兼前後軍言之也

曰旒許氏謙曰龜蛇曰旒鳥隼曰旗建立也旒注旒於

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旗嚴氏粲曰旗鳥隼龜蛇曲禮所

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范氏處義曰詩所謂旒者楊氏

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

有度各司其局朱氏公遷曰局節分也者常左則士

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嚴氏粲曰繼旒曰旆旆

燕尾者名之為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不



也。起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况。○言出車在郊。建設

旗幟。音熾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

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

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

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黃氏幹曰。臨事而

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

**集說**程子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

勞其事也。○嚴氏粲曰。設為將率之辭。言出車郊

地。人競於趨事。或設旄於干。或建旄於車。車上載干。干

上設旄。干首有旄。旄旄互言之耳。彼旃與旄。皆旆旆然

也。○此勞還率音帥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

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名

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

可以緩矣。

**集說**鄭氏康成曰。王命名己。己即名御夫。使裝載物而

往。王之事多難。其名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

鹿鳴之什

**集傳**賦也。牧。郊外也。爾雅。郊外謂之牧。○邢自從也。天

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孔氏穎達曰。周禮。戎僕。掌御戎

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

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也。

○此勞還率音帥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

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名

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

可以緩矣。



敬也。○程子曰。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謝氏枋得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志。有整暇勇決之材。有奔走犯難之忠。○鄒氏泉曰。自天子所二句。蓋語其人。以見王命之重。與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意不類。此是在郊外時事。彼是至朔方時事。此是表其出有所自。彼欲振作士卒之氣耳。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旄叶音光矣。建彼

旄音毛矣。彼旃音餘旃斯胡不旆旆叶音蒲。憂叶音寐心情情。

僕夫況瘁似醉反

**集傳** 賦也。郊在牧內。劉氏瑾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蓋前軍

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陸氏化熙曰。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

飛揚軍容甚張也。然憂心悄悄。僕夫亦為之憔悴。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音鋪旂旐央

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

襄。

**集傳**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程子曰。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

方朔方。孔氏穎達曰。北方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今靈

夏等州之地。皇輿表。靈州。今靈州所屬寧夏。衛。夏州。今寧夏。並隸陝西。彭彭。衆盛

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



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蔡氏沈曰。襄。駕

出其上也。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

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

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

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

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范氏祖禹曰。往

衛中國也。非取獫狁之地而城之。○劉氏謹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集說**子命我城彼朔方。南仲之辭也。由國人觀之。則軍

之甚盛。不可當。自南仲論之。則制戎之長策。不可易。誠

以戰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為愈。勝而滅之。孰

苦。兵不血刃。而戎患自息。之為長。此明良之定策。馭戎

之要術。出自王言。而入乎南仲之耳。所謂神武而不殺

者歟。○姚氏舜牧曰。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見上所云

出車建幟。以急難者。蓋承此命耳。故南仲始出。令軍中

以振厲士卒之氣。士卒皆用命。而獫狁于襄焉。其出也

有名。其作也有勇。而其往也無敵。此之謂王者之師。此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于付反

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



**集傳**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穎達曰雪簡落而釋為泥塗簡

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

命臨遣之詞也。孔氏穎達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問簡書二說朱子曰後

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則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黃氏佐曰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請救邢以從簡書集注出此然非此詩本意故從後說○此言

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

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

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

**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集說**曹氏棟中曰南仲既襄玁狁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此簡書○嚴氏粲曰言

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釋為塗泥春初時也初謂止伐

玁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他歷反趨趨他歷反阜螽胡攻反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叶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

**集傳**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



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朱氏

公遷曰。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婦人自述之詞。此則述婦人之情。而代賦其事耳。然此南仲。今

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

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傳說**

程子曰。觀此詩意。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輔氏廣曰。前章既言其歸途之事。故此章又述其室

家之情。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季氏本曰。草蟲鳴。鄭氏

以為晚秋之時。蓋在六月出車之後。雨雪載塗之前。朔方城畢。而西戎警急之時也。此時南仲家人。感於時物

之變。方思其歸。而忽有西戎之伐。尚不得歸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

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

赫南仲。玁狁于夷。

**傳**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

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眾也。夷平也。姚氏舜牧

掃除而無敵也。于夷者。蕩平而無事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

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

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



以為始。以為終。劉氏瑾曰。此則述其歸日之懽情以勞之也。

**集說** 嚴氏粲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敘景物之暗妍。稱將率之功。伐

皆喜而道之也。繫以生蠶。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為室家之言也。獨言蠶。猶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主也。采芑

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

**總論**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輔氏廣曰。行師之道。始出則尚嚴

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

師者之

### 出車六章章八句

**集說** 嚴氏粲曰。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杜。當還歸之

候。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有杜大計反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

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集傳**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嚴氏粲曰。陽。遑。暇

也。○此勞還役之詩。鄭氏康成曰。役。戍役也。故追述其未還之時。

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嚴氏粲曰。杜。解見唐杜杜。

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



日而無休息之期。王氏質曰。繼嗣我日。積日為月。而至於陽。至於十月。可以

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

而不歸哉。范氏祖禹曰。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惟居者之憂為甚。或曰興也。毛

其曰興也。杖杜猶得其時。蓄滋。征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下章放此。劉氏瑾曰。指

曹氏粹中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

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輔氏廣曰。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切。而必曰王事靡盬。則雖其

室家亦知義也。劉氏瑾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想

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

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毛氏其曰。室家踰時則思。輔氏廣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

並行而不相悖也。劉氏瑾曰。戍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杖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

鄒氏泉曰。杖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杖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

之期也。故念其當歸。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鹿鳴之什



有檀車。幘幘。尺善反。四牡瘡瘡。古緩反。叶。征夫不遠。

**集傳**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毛氏萇曰：檀車，役車也。○孔氏穎達曰：伐檀曰伐輪，伐輪

是檀可為車之輪幅，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幘幘，敝貌。瘡瘡，罷音貌。○

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曹氏

粹中曰：以朔方而視岐周為南，故陟北山以望之。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

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我君也。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

之壯而罷矣。孔氏穎達曰：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尋常得乘四馬也。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嚴氏粲曰：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憂我父母，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集說** 嚴氏粲曰：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憂我父母，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叶立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朱力反。

而多為恤。卜筮偕止。叶舉里反。會言近止。叶渠紀反。征夫

邇止。

**集傳**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

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

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毛氏萇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

不必如期，室家

不必如期，室家



之情。以期望之。○王氏炎曰。而多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筮。

相襲俱作。何氏楷曰。禮。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

合言於繇。直又反。○羅氏中。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

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

為也。

**集說** 輔氏廣曰。征夫不遠。料想之辭也。征夫遷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

○鄒氏泉曰。近謀乃心。或蔽於私臆。遠度諸物。猶出於想像。故以卜筮終之。

卜筮終之。

**總論** 范氏處義曰。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貴於切近其情也。○嚴氏粲曰。此詩

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慰勞

之也。○劉氏瑾曰。前三章。皆述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芾。出車。同本

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 杕杜四章章七句

**集傳**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

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

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



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集說** 蘇氏轍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李氏樗曰：呂吉甫嘗云：其遣也，則預述其還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采薇出車杖杜之詩，遣勞率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返始終之情，以憫之，則一也。

### 南陔

**集傳**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輔氏廣曰：已下三篇不綴於

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附錄** 李氏善曰：陔，隴也。○呂氏向曰：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爲名。○王氏應麟曰：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火禮。與詩序義協。愚案：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集傳**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雋禮正之。

白華

**集傳**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集傳**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

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

立于縣中。

李氏如圭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

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

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

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

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劉氏瑾曰。魯鼓薛鼓。



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集說**

董氏道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則亡其辭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李氏樛曰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丰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三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夫言詩正如言

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束皙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也○黃氏震曰古者亡即無字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

**錄**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子曰八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



與簫相和而歌則南咳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氏案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魚麗

力馳反

于鬻

音柳與酒叶

魚常

音沙叶

蘇何反

君子有酒

旨且多

**集傳**

興也。麗歷也。鬻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音者也。

毛氏萇曰鬻曲梁也。寡婦之筍也。○孔氏穎達曰以薄為魚筍其功易故號寡婦筍耳。非寡婦所作也。鱮

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

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陸氏佃曰今黃鱗魚性浮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鱮

鮐徒何反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漢氏

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

而又多也。朱子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且鬻酒鱮多

亦隔句。○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

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何氏英曰古

盛備蓋無非以寓其誠敬。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毛氏

而賓亦樂其優勤之意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

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獾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

白華之什

三



塞。庶人不斃。苦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子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  
**集說** 蘇氏轍曰。筍而獲鱸。鯨而得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酒醴。以燕樂之。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公遷曰。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起語耳。但雷中之魚。既有鱣。又有鯨。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者兼備為興。

○魚麗于罭。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集傳** 興也。鱧。魚名。魴。魚名。鱧。魚名。同重也。嚴氏粲曰。毛氏以鱧為魴。本又曰。魴。音院也。嚴氏粲曰。舍人云。鱧。一名魴。今黑鯉魚也。又

曰。魴。音院也。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鯉為今之魴魚也。

**集說** 季氏本曰。多旨。即上章之意。取協韻。故覆言耳。

○魚麗于罭。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集傳** 興也。鯉。魚名。念平也。孔氏穎達曰。釋魚有鯉。鮓。郭璞

炎以為鯉。鮓。各為一魚。郭璞有猶多也。曰。今鯉。額白魚也。鮓。別名鯉。孫

**集說** 范氏處義曰。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蓋魚之為物。非人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眾多。故夢

焉。有鯉。鯉。則他物之盛。當稱是矣。君子之行禮。特言有酒。蓋酒以行禮。故為酒為醴。所以洽百禮。○濮氏一之曰。興言竹罭。何足以得巨魚。而乃有魚如是之多。自



謙不足以致賢而乃賓客如是之眾。雖眾也。主人不患於無酒也。美而且多。多而且。則取之不竭矣。言酒則殺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豈真謂罾中之魚哉。謂曲梁之筍。果可以得如是眾多之魚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何反

**集傳** 賦也。

**集說** 季氏本曰。物謂水陸之羞。嘉即旨也。本前章多且旨而言。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叶舉里反

**集傳** 賦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季氏本

曰。借即多也。言水陸之物皆備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叶上紙反

**集傳**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

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集說** 程子曰。盛而及時也。○王氏安石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大臨曰。物常有而不乏。

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呂氏祖謙曰。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閑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總論** 季氏本曰。前三章皆言有酒。乃置酒之通名也。後三章皆言物。則其所謂旨。所謂多者。皆以殺言矣。



雖用字不同其實嘉與時皆所以言旨也有與偕皆所以言多也不過即旨多二義反覆歎詠以見主人禮意之殷勤耳如此賢者豈不樂就哉○黃氏佐曰或曰樽酒簋貳曰可用享而瓠葉免斯聖人取之魚麗之燕母乃過於侈乎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其所先哉燕之於寢則稱之曰賓饗之於廟則躬為獻酬禮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將之猶汲汲然若有所不及也故魚麗則盡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賓共彼述主人之謙詞此達主人之誠意非以論豐儉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集傳**

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

朱氏公遷曰前樂謂

歌鹿鳴四牡皇華奏南陔白華華黍也

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

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

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

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

詩其失甚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

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閒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

歸亦此意



由庚

**集傳**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附錄**

李氏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竝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

南有嘉魚。烝

之承

然罩罩

張教竹卓二反

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樂

五教歷各二反

**集傳**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鱗

才損

鱗。肌肉甚

美。

朱氏公遷曰。諸本作鱗。鯉肌誤。○何氏英曰。吳師道曰。案詩記引山陰陸氏曰。鯉質。鱗。肌肉甚美。傳是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與國刊本。朱鑑所傳者。鯉質。鱗。鱗。為是。鯉字誤。無疑。

出於沔南之內穴。

李氏樛曰。嘉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

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也。烝。然發語聲也。罩。簞。助角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孔

穎達曰。釋器云。簞。謂之罩。李巡曰。簞。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簞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簞。

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

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

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劉氏瑾曰。詩言燕樂。衍

綏。既燕而又燕。故知為

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集說**

蘇氏轍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罽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朱氏公遷曰。以魚起興。與魚麗同。所薦之物。不止於魚。特借此為起語。爾然魚必取以供燕饗。酒必舉以樂賓客。則又以用物之義為興也。○姚氏舜牧曰。讀其詞。似以有魚興有酒。然其意實以嘉魚興嘉賓也。觀下章甘瓠翩離自見得。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行。苦且反

**集傳**

興也。汕。櫟。劉氏瑾曰。爾雅。也。以薄汕魚也。鄭氏康成曰。今之撩。唐氏汝諤曰。衍即樂之。甚也。易曰。飲食衍衍。

**集說**

陸氏佃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罽。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罽者仰之。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南有樛木。甘瓠之實。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集傳**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朱氏公遷曰。主人卑禮。而嘉賓樂之。綢繆繾綣。亦若此也。

**集說**

蘇氏轍曰。瓜蔓於地。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生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

次定詩經傳說書卷

卷一

白華之什



者哉。獨患不之求耳。○陸氏佃曰。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以貴下賤之況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黃氏佐曰。樛木與君子甘瓠與嘉賓。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纏絲殷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雛之誰。烝然來叶六直陵。思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思。

**集傳**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輔氏廣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

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

加而無已也。孔氏穎達曰。思皆為辭。或曰。又思言其又

思念而不忘也。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

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

來思。惟其始求之衆。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徐氏

鳳彩曰。雛性專一。今肯翩然而來。則其情諧適。而可以

久矣。興嘉賓燕而又燕。獻酬交錯。久而不厭其饋也。

**總論**范氏處義曰。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

之甘者。雛鳥之壹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

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纍之乃纍之自纍。四章曰。來思乃雛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

次言其術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欲燕之。非至誠。安能有加無已如此。○姚氏舜牧曰。此燕饗通用樂。



章。故不獨頌嘉賓。而主人樂賓之意。亦具見焉。○樂歡會也。藉此燕以相歡會也。衍宜適也。藉此燕以相宜適也。綏見燕之綢繆。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者也。又字。見燕之重復。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者也。

###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集傳** 說見魚麗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嚴氏粲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

### 崇丘

**集傳** 說見魚麗

**附錄** 李氏善曰。言萬物生長於高邱。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

叶田 貽反

北山有萊

叶陵 之反

樂

音洛

只

音紙

君子

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集傳**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

陸氏璣曰。舊說。夫須。莎草。有皮。堅細滑。可為簦笠。

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陸氏璣曰。今充州人。烝以為茹。

謂之。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

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

范氏處義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樂只



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  
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劉氏瑾曰。或疑  
賓客不足以當  
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  
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  
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斲萬年。用斲眉壽。萬年  
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  
乎。

**集說** 朱氏公遷曰。山有臺。又有菜。君子有德。又有福。其  
所有者皆不一也。○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  
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則邦家之基亦永永無窮  
矣。○鄒氏泉曰。基者。如興道致治。建功樹業。以內則柱  
石乎王朝。而并畿鞏固。以外則  
藩維乎四國。而侯服奠安。是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  
只君子。萬壽無疆。

**集說** 興也。

**集說** 程子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  
為邦家之光榮。○輔氏廣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  
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  
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  
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  
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反彼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白華之什



**集傳**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集說**

程子曰：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巳，言令聞無窮。○劉氏瑾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朱氏公遷曰：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民所瞻依者也。既為邦家之基，又為邦家之光，又為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矣，而且願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巳祝之。

○南山有栲音考叶 北山有杻女九反 樂只君子音口 遐

不眉壽叶直 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叶莫反

**集傳**

興也。栲，山樗。嚴氏粲曰：栲可為車。杻，憶也。嚴氏曰：杻可為弓弩幹。輻解見唐山有樞。眉，朱氏公遷曰：秀眉，解見唐山有樞。遐，何通眉壽秀眉也。眉有秀毛也。長眉

秀出於其間，為壽徵。

**集說**

李氏樗曰：德音是茂，言其令聞之茂盛也。○朱氏公遷曰：享眉壽而德音又加茂焉，則年彌高，德彌劬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願其有是福也。此章則有是福而尤願其有是德也。

○南山有枸俱甫反 北山有楸音庚 樂只君子 遐不

黃耆音苟叶 樂只君子 保艾五蓋反 爾後叶下

**集傳**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音音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楸，鼠梓，樹

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曹氏居貞曰：黃，老人髮復黃也。宮室之良材。



考。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黃氏佐曰。黃者。自其徵。諸今者言保艾。自其善。諸後者言。○朱氏道行曰。爾後指君子後人。培養厚。則流澤長。淑氣鍾。則賢才出。惟有此後。方可撫我子孫。黎民邦家之基永固。而無期無疆之祝不虛矣。

**總論**

輔氏廣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者。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沈氏守正曰。首三章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矣。下二章曰。遐不眉壽。遐不

黃者。美其必然之壽也。曰德音是茂。保艾爾後。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曰保艾。有引翼之道。寓焉。亦德也。雖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以惠迪感名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也。

###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集傳** 說見魚麗

**集說**

鄧氏元錫曰。南山有臺。本興賢樂。後因為燕饗通用樂。所頌禱亦各以其情而遷焉。○朱氏道行曰。徐氏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賓。嘉魚言懽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一義。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

由儀



**集傳** 說見魚麗

**附錄**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氏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 音六

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呂反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

叶想羽反

今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

**集傳**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嚴氏粲曰蒿總名漙漙然也蕭蒿之香者也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

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

郝氏敬曰

如韓姑燕譽之譽

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

惠劉氏瑾曰左傳晉卻至曰燕以示慈惠蓋謂升殽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

故歌此

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集說**

張子曰有譽處今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而美名可保也○朱氏公遷曰露零於蓼蕭天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故為興○朱氏善曰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



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既見君子為龍為

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集傳**興也。瀼瀼露蕃貌。龍龍也。為龍為光。唐氏汝諤曰。為龍增寵之意。為光輝耀之意。

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

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朱氏公遷曰。褒美自為龍為光

言祝頌自壽考不忘言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詞也。

**集說**輔氏廣曰。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言使其德常如此不爽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朱氏公遷曰。我以為寵我以為光則中心之喜可見與我心寫今相應德無差失則長久安寧為龍為光可保其終。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既見君子孔燕豈

弟宜兄宜弟待禮反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禮反

**集傳**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嚴氏粲曰。孔燕猶言豈樂。盛燕謂其禮甚設也。

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

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劉氏瑾曰。左傳宣公二年。初晉驪姬之亂。

詛無畜羣公子。秦鍼音懼選朱氏公遷曰。秦鍼景公弟自是晉無公族。也。得罪於景公其母曰弗

白華之什



去懼選。注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見左傳昭公元年。之類。故以宜兄宜弟

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集說** 輔氏廣曰。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

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濮氏一之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儵革。

沖沖。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集傳** 興也。濃濃厚貌。儵。革。馬轡所把之外。

有餘而垂者也。孔氏穎達曰。儵。皮為之。故云儵革。○何氏楷曰。以絲曰轡。以革曰儵。儵。即轡之

別名。革乃轡首之垂者。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

鸞。陸氏佃曰。青鳳為鸞。鸞。雌曰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劉氏瑾曰。集傳於馴。以爲乘車之鸞。在衡。則此

傳。鑣字。恐當作衡字。○沈氏守正曰。朱子云。在鑣曰鸞。從毛氏也。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

所同聚也。

**集說** 賈氏誼曰。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輔氏廣曰。此章則但美其車馬之飾。而極言其萬福攸

同。以見其期望之意。無有窮已焉。○朱氏公遷曰。諸侯之福。天子之所賜也。車馬如此。而沖沖雖雖。然從容自得。其安樂也甚矣。非萬福之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

之意。○鄒氏泉曰。儵。革。以飾駟服。沖沖以垂。有順適之



意而忠順之度形矣。和鸞以飾車馬，雖雖以和有協應之意，而和敬之德形矣。皆見其謹侯度處。

**總論**

輔氏廣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許氏謙曰：見君子而心寫笑語，固帶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鄒氏泉曰：此詩見至治之世，諸侯之朝有常期，而天子之禮遇有常典，又拳拳惟德之勸戒，此周道之所以為泰也。

### 蓼蕭四章章六句

**集說**

李氏樗曰：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辭，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指第二章。

章。令德之不知，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為寵是也。

湛湛

直減反

露斯匪陽不晞

音希厭厭

於鹽反

夜飲不醉

無歸

**集傳**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

足也

輔氏廣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

夜飲私燕也

韓氏嬰曰：飲之禮，不

脫屣而即序者，謂之禮。踧而止坐者，謂之宴。○孔氏穎達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

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

皆設大燭焉

儀禮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大燭於門外。○歐陽氏修曰：燕當以

白華之什

三



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此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鄭氏康成曰。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言湛

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燕禮

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黃蓋於其氏佐曰。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故曰醉。蓋於其

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沾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曹氏粹中曰。不醉無歸。則其醉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厚之意。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集傳**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呂氏祖謙曰。邱氏言在所尊者之室。蓋路寢之屬也。賈氏公彥曰。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

注云。寢考。成也。輔氏廣曰。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路寢也。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劉氏瑾曰。在宗

室而成燕禮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朱氏公遷曰。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厚。故以爲興。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集傳**

興也。顯明允信也。謝氏枋得曰。顯者。其心明白。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

白華之什

三



也。可疑。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

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輔氏廣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集說** 蘇氏輒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蔣氏悌生曰：二章言天澤濃而人君有成禮。

三章言天澤溥而諸侯有成德，以湛露及豐草與夜飲成禮，以湛露及杞棘與諸侯成德。詩人之意若曰：以豐草杞棘之賤，而湛露皆有所及，況我所燕之諸侯，皆有

令德，可不加禮以饗之。蓋上天無心以成化，而雨露之澤，不擇物而周被，聖人有心於制禮，而燕饗之設，必擇人而後行。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其桐其椅。反。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集傳** 興也。離離垂也。韓氏嬰曰：離離長貌。○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輔氏廣曰：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桐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耳。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若下泉詩芄芡黍苗之類是也。○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況令儀。○黃氏樞曰：莫不令德，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僂僂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為盛時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燕以示慈惠，禮不嫌於厚。禮意未盡，雖逮宵可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詠，亦

欽定詩經傳詁彙纂 卷十 白華之什 三



記一時待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輔氏廣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畧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畧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盡也。德雖令而儀有關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朱氏公遷曰。前二章。見親愛之至情。後二章。有戒飭之微意。○姚氏舜牧曰。露必待陽而晞。飲必至醉而歸。期其饗也。露必濡於豐草。飲必設於宗室。隆其禮也。杞棘承湛湛之露。桐椅生離離之實。君子承燕而不喪其令德。不失其令儀。此天子所樂予。而錫之燕饗之隆禮也。詩敘燕飲於前。而推本於君子之德。儀曰深哉。

### 湛露四章章四句

**集傳**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

杜氏預曰。朝而受政。

也。王宴樂之。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氏公彥曰。上公三饗三燕。

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

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

禮記玉藻。君子之飲。

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魚斤反。斯禮已三爵而由由以退。

亦可謂不繼

以淫矣。

莊二十二年左傳。陳公子完奔齊。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

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集說** 朱子語類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  
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  
意方好○鄧氏元錫曰蓼蕭之辭篤而莊湛露之  
辭親而洽愛敬至矣愛敬篤於辟公其究及於海  
內其斯之謂歟○郝氏敬曰前篇來  
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  
一百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尺昭反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叶貺

王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叶虛反之

**集傳** 賦也彤弓朱弓也孔氏穎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

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  
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弛貌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弛  
○嚴氏粲曰賜與也大飲賓曰饗孔氏穎達曰饗者烹  
賜弓不張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  
當燕是其禮盛也○劉氏葵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

彤弓之什



故行饗禮於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

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

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

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許氏謙曰。漢哀

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

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以給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

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劉氏瑾曰。如唐德宗於李

懷光。昭宗於王行瑜是也。貝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

玩平而不忍予者。許氏謙曰。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

者。印利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集說** 劉氏夔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

其厚而已。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

所以致其欽而已。○輔氏廣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

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

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也。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

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一

彤弓之什

二



盛所以重形弓之賜也。○黃氏佐曰。言形弓。則形矢。遂  
弓矢可知。舉其重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為  
善之利也。○首二句。乃追言前日弓矢之所  
藏。以起今日錫之之意。以見其重如此也。

○形弓昭兮。受言載。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

**集傳** 賦也。載。抗之也。劉氏瑾曰。載形弓於弓檠。抗喜樂

也。右。勸也。朱氏公遷曰。燕飲。尊也。王氏安石曰。尊而右

人以右。為尊。

○彤弓昭兮。受言橐。古刀反。叶。之。我有嘉賓。中

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叶。之。

**集傳** 賦也。橐。韜。陸氏德明曰。橐。弓衣也。○徐氏鳳好說。

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

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王氏安石曰。主既獻

於是有醕焉。則勸也。朱氏公遷曰。醕以

所以為厚也。勸也。導飲。故以為勸。

**集說** 曹氏粹中曰。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

謝氏枋得曰。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

**總論**

呂氏大臨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

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



勉也。饗之。右之。疇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德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輔氏廣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秦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疇厚於右。右尊於饗。○曹氏居貞曰。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 彤弓三章章六句

**集傳**

春秋傳。朱氏公遷曰。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

愾音既

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音盧

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

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

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

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

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

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朱氏公遷曰。晉桓溫北伐。

劉牢之討孫恩。皆拜表輒行。其專擅如此。

**集說**

黃氏櫛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

彤弓之什



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胡氏一桂曰。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曾謂既賜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叶五何反

**集傳**興也。陳氏植曰。此篇朱子舊以為比。今改為興。而下文兼存此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夫改。

今悉正之。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氏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萹蒿是也。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

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

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

比也。輔氏廣曰。今於或曰下。少比也。二字當改定。○朱氏公遷曰。今從輔氏說。增之以菁菁者

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集說**輔氏廣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也。樂

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胡氏紹曾曰。既見者。舊以為下之見上。朱子以為上之見下。○徐氏鳳彩曰。菁

莪而在中阿。中阿之幸。與君子而既見。豈非主人之樂乎。樂且有儀。情發於外。則有獻酬幣帛之文也。

**附錄**毛氏良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鄭氏康成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次三詩。形弓之什。



孔氏穎達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宗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致德盛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嚴氏榮曰莠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言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集傳**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集說**輔氏廣曰我心則喜則又獨言其樂之意也○徐氏鳳彩曰莠生澤國沮洳之地尤其性所近也

我心則喜愛根於中則有聲音色笑之洽也

**附錄**

李氏公凱曰喜其使我為成德達材之歸也何氏楷曰因育材之有地喜已材之得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集傳**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氏穎達

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錫我百朋者見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

**集說**

鄒氏泉曰常情好貨錫我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王氏安石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吾林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乎哉。○范氏祖禹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

**集傳**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

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輔氏

廣曰。此又追言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朱氏公遷曰。此其未見之時。據今而言之。

**集說** 黃氏震曰。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謝氏枋得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則休者。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

**附錄** 嚴氏粲曰。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沉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

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以我心則喜言。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

則甚。遂其所欲。四章言昔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皆以見其真誠之心。非偽也。○鄒氏泉曰。此詩燕賓道其既

見而喜。喜而追及其昔日之思。其悅賢之至。藹然見於歌詠矣。

**附錄** 范氏處義曰。中阿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

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養士者厚矣。視我之菁菁。何足道哉。然



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不以爲憂。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安得不樂。安得不喜。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爲舟。可用以濟。然者。本見君子。懼其不見用。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不亂。有私憂過計也。○朱子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後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人材也。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人材之事也。○呂氏大臨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於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陳氏鵬飛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案**菁菁者莪詩。朱子初說。從序義作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爲解。後謂序失詩意。改爲燕飲賓客之詩。然燕飲。經亦無其文也。攷文王建豐水之辟廱。而詩歎之曰。於樂辟廱。武王建鎬京之辟廱。而詩詠之曰。無思不服。成王繼治。修明學校。造士之法。備詳王制。育人材之盛。菴以加矣。雖此詩未實指其事。不能定其爲何王而作。然要是周公相成王時所制之樂歌也。序主於育人材。自毛萇以下。迄唐虞諸儒。無異說。朱子亦曾於他文引用序義。則箋疏所繹者。其論可並存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

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

征以匡王國。

**集傳**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漢氏一之曰。詩言四月維

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

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

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目蔽隱

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飭

整也。王氏安石曰。既飭者。言騤騤強貌。王氏安石曰。騤

其早正素治以待之也。騤騤強貌。騤者。馬之強而

有節也。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韁。梁氏益曰。韎

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

韎韁。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嚴氏

粲曰。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玁

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輔氏廣曰。匡。有救

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

之。出居於豳。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劉氏瑾曰。據詩文。王

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

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嚴氏粲曰。吉甫受命北征。此詩作



司馬法。王氏逢曰。魯基田完之裔。先為冬夏不興師。朱氏

公遷曰。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玃狁甚

熾。其事危急。鄭氏康成曰。記六月者。故不得已而王命

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駢駢。則戰

馬皆平時閱習。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時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

上而已矣。○朱氏善曰。玃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

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比 毗志反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

服。 叶蒲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 叶獎反

**集傳**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 孔氏穎達曰。此物者。比同力之物。凡大事祭

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

其色。物馬。齊其力。 王氏逢曰。見夏官校人。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

則法也。 劉氏彝曰。進退馳驅。不失其則。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

吉行。日五十里。 王氏逢曰。吉行。言行幸也。師行。日三十

如郊廟巡狩封禪之類。



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孔氏穎達曰。戎

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可以見馬之有

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毛氏

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

不失其常度也。劉氏瑾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

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

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集說**

王氏安石曰。比物四驪。開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駢

駢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

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

時以美之也。○輔氏廣曰。馬之有餘。教之有素。則軍實

之強可知矣。六月成服。行止有度。則軍制之嚴。又可知

矣。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畿而已。○鄒氏泉曰。上六

句。言行師之善。下則表其出師之意也。此章與上章。本是一時事。互見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王容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叶蒲共武之服。以定

王國。叶于

**集傳**

賦也。修言廣大也。顯大貌。曹氏粹中曰。脩以言其

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



之充願以言其善之如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季氏本曰言其善之太而有乃其平時所物者如此。薦膚大公功嚴威莫敬也。范氏祖禹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與供。

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蘇氏轍曰嚴翼言將帥之德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車馬之盛足以薄伐獫狁而奏膚功矣。薄伐則不第遠討也。膚功則其功之成反大也。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獫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

○獫狁匪茹。如豫。整居焦獲。音護。侵鎬。胡老。及方至。

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證。纒。

反。以先啓行。郎反。叶戶。

**集傳** 賦也。茹。鄭氏康成曰言獫狁之整齊也。孔氏穎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整齊也。達曰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焦獲。毛氏萇曰焦獲周地接於獫狁者。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瓠中。王氏應麟曰爾雅十

周岐周也。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皇輿表原縣今西安府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氏師古曰

形弓之什



鎬。非豐鎬之鎬。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卽朔方也。劉氏瑾曰。南

之難。住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則此獫狁所侵者。疑卽其地也。

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烏章。烏隼之章也。

呂氏祖謙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白旆。繼旒者也。曹氏

之類。皆幟之文也。烏章。特其一耳。白旆。繼旒者也。粹中

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

以帛績旒。末爲燕尾。戰則旆之。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

戎車也。軍之前鋒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

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

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啓。開行道

也。猶言發程也。王氏安石曰。軍前曰啓。後曰駮。元戎。十

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

兵無選鋒曰北。○呂氏祖謙曰。韓嬰章句曰。車有大戎

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

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

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

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劉氏瑾曰。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獫狁爲寇。而聲

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

**集說**

曹氏粹中曰。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爲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朱氏善

次定言經傳說

卷十一

形弓之什

三



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獫狁之難已若不足乎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如輕。竹一如軒。四牡既佶。其乙

既佶且閑。叶胡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

甫，萬邦為憲。叶詩

**集傳**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

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謝

枋得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

**馳驅** 大原地名。王氏應麟曰：禹貢既修大亦曰大鹵。今

在大原府陽曲縣。皇輿表：今大原府至于大原，言逐出

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呂氏祖謙曰：

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蠅之螫，毆之而已。吉甫

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

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王氏安石曰：能伐

之力，於是美之。○陳氏鵬飛曰：萬邦可

以為憲法，辦一獫狁，足其所優為者。**集說** 閑習，逐出獫狁。至于大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



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  
得不以之為法哉。○劉氏瑾曰。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  
本於嚴翼之德。未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  
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  
文。○朱氏公遷曰。上章歷數玃狁之罪。則殄殲之不為  
過也。況車馬整飭如此。誅鋤翦滅。乃其餘事。今則薄伐  
之。追至大原而已。又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  
其能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  
見用兵之道。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里反飲於鳩反御諸友。叶羽反魚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叶羽反

**集傳**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

曰孝。善兄弟曰友。毛氏萇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此言吉甫

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輔氏廣曰。此吉甫私自與朋友燕

遷曰。受福不在燕喜之外。蓋以其歸自鎬。錢氏文子曰。燕

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鎬。玃狁所侵

之地。○嚴氏粲曰。吉甫來鎬。玃狁所侵

歸自北方之鎬。其地遙遠。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

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

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忠也者。移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

彤弓之什



嚴氏粲曰。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燕喜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樓樓不遑。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獫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謝氏枋得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顛。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西北平原曠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鄒氏泉曰。此詩之詞。雖是稱美吉甫之功。要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山也。中三章。敘將帥所以成功也。末章。言旋師之樂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集說**

鄭氏康成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朱子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宣王中興。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在續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薄言采芑

起音

于彼新田。于此菑

反側其

敵

叶每

方叔

三十五

卷十一

形弓之什

七



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反方叔率止乘

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第音弗魚服

叶蒲北反鈎膺條音條革叶訖力反

**傳**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

食。許氏謙曰：肥，疏作脆。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車行采

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

孔氏穎達曰：釋地文。菑者，災也。畲，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畲，和也。田舒緩

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曹氏粹中曰：曰菑，曰新田，曰畲，始成熟也。故易曰：不

菑，畲，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

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劉氏

瑾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

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然此亦極其

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蘇氏轍曰：其車三千，以荆蠻

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衆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師，衆

干，杆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

形弓之什



○鄒氏泉曰。如五步六步之節。率。總率之也。鄭氏康成曰。率此戎六伐七伐之方。無不閑習是也。車士卒而行也。呂氏大臨曰。涖。翼翼。順序貌。路車戎止。則布其行陣。率止。則作而用之。路也。奭。赤貌。簞。箒。以方文竹。簞為車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樊。與鞶同。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央上聲也。倅。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

朱氏公遷曰。新田在彼菑畝在此。又遂言其車馬之美。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

以見軍容之盛也



蘇氏轍曰。將采芑者。于何取之。其必于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捍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朱子曰。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軫。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

郎反。郎。七羊反。支反。叶。戶反。

彤弓之什



葱珩。音衡叶。戶郎反。

**集傳**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允洽。約束。軼。轂也。以皮纏束。

兵車之轂而朱之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軼。長轂也。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

漆錯文也。毛氏萇曰。錯。衡文也。○孔氏穎達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鈴在鑣。

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瑺瑺聲也。彭氏執中曰。荀子云。

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劉氏葵曰。方叔出。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穎達曰。斯。

也。率則王命加等。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皇猶煌煌也。瑺玉

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

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韓氏嬰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

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曹氏粹中。禮。三命赤芾葱珩。孔

曰。珩。佩上之橫梁。以蒼玉為之。穎達曰。三命以上至九命。皆

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子曰。旂旐。中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

肅。蓋其序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彭氏執中曰。此與上章言方叔率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閒。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

○歛。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

次三詩經傳疏證卷十一 形弓之什



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振

旅闐闐徒顛反叶 徒鄰反

**集傳**興也隼鷁屬急疾之鳥也陸氏佃曰隼好翔一名 雀鷹或曰隼鷁鳥也即

今所呼為 鶻者是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錡也伐擊也鉦以靜之

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穎 達曰錡

鏡俱得以鉦名之錡似小鐘鏡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 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是未戰時事也○程

子曰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 叔行師有鉦鼓為陳師鞠旅之節 鞠告也二千五百人

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

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

士眾也振止旅眾也言戰罷而止其眾以入也春秋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穎達曰治兵尚威武 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

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 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闐闐亦鼓聲也鄭氏康成曰戰 止將歸又振旅

伐鼓闐 闐然或曰盛貌董氏道曰闐 闐眾行聲也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

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眾之盛而

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集說**程子曰此章言將之才士之眾且勇進退得宜趣 舍有節○曹氏粹中曰王師勇捷無敵而進退作



止則惟方叔之命也。○輔氏廣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鷲。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

嘽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叶音隈

**集傳**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王氏安石

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

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曹氏粹中曰。凡謀則貴能決也。○劉氏瑾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嘽嘽衆也。嘽嘽

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

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王氏質曰。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

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玁狁。玁狁。荆之功。結之於此詩也。

**集說**程子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方叔克壯

自伐玁狁時。聞於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鄒氏泉曰。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嘗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遽爾



來服有不專主乎戰鬪之功矣。○姚氏舜牧曰：示威重以加伐，是謂克壯其猶。然止於執訊獲醜而已。斯老成也。將

**總論**

王氏安石曰：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眾，荆人自服不俟戰而後屈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朱氏善曰：南征之詩，言其車三千者，三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凡其勞求於蕩析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

**采芑四章章十一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

**集傳**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鍾氏惺曰：田車在周禮巾車也。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

中牟縣西

皇輿表。中牟縣屬。開封府隸河南。

圃田澤是也。

鄭氏康成曰：甫草者，甫田

之草也。鄭有圃田。○孔氏穎達曰：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劉

瑾曰：宣王嘗封庶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於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

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集說**

嚴氏粲曰：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



備而從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姚氏舜牧曰。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置罟。五刀反。建設旄搏。音博。

獸于敖。王言性也。敖。西。林。也。村。之。也。是。也。田。獵。也。

**集傳** 賦也。之子。有司也。孔氏穎達曰。之子。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朱子曰。不

敢斥王。故以苗狩獵之通名也。張子曰。蒐。苗。獮。狩。便習。有司言之。苗。狩。獵。之。通。名。也。軍。行。草。木。閒。事。教。芟。舍。

亦然。○黃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芟。舍。遂。選。數。也。罟。罟。以苗田。義取其善苗者。故獵可通各苗。

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

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孔氏穎達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譁。而云囂囂之聲。

故知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呂氏祖謙曰。敖。山名。

晉師救鄭。在敖鄙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此章

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集說** 輔氏廣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

而遠曰博。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集傳**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王氏安石曰。諸

侯。蒞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



侯之服也。

毛氏萇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孔氏謂之金舄。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孔氏穎達曰。加金為飾。故

云。時見者。無常期。殷。衆也。釋。陳列聯屬之貌也。王氏安石曰。釋者。言

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其屬連而不絕。若繹

也。○劉氏彝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

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

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

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片。昔賤之

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

時朝會之盛矣。○徐氏鳳彩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至。故田獵未行。朝會之儀先舉。

○決拾既伙。

音次與柴叶

弓矢既調。

讀始同與同叶

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

反子智

**集**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

體。嚴氏粲曰。決。即衛。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

亦名遂。朱氏公遷曰。放弦。謂之遂。詩。詁云。伙。比也。鄭氏

曰。謂手指。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謝氏枋得曰。

相次比也。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

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

而矢重。亦不中。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孔氏穎達曰。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



亦在獲射之中。同協也。柴。說文作𦵏。謂積禽也。梁氏益曰凡薪

禽之積。皆曰柴。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曹氏粹中曰有餘力者又

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傳說**

輔氏廣曰此章專言夫射。田獵以射為主也。射夫言諸侯獵則諸侯皆射也。助我舉柴。不惟見其獲之多。又見其王師自足以辦事。而諸侯但助之而已。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叶徒舍

捨矢如破。彼奇普過二反

**集傳**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劉氏瑾曰五御之日。三日

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

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

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朱氏公遷曰。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

**傳說**

毛氏萇曰。言習於射御法也。○鄭氏康成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氏安石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

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



盈

**集傳**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穎達曰。軍旅齊

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謹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

軍中驚之驚。劉氏瑾曰。周亞夫傳。亞夫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頃之復定。不驚言

比。匹志反。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

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毛不獻。孔

穎達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

曰。惡其害幼小。擇取三等。自左臠。音縹。許氏慎曰。骨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

於右臠。音愚。陸氏德明曰。謂肩前兩間骨。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孔

穎達曰。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穎

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方爾反。又薄禮反。達於右髀。餘繞反。又胡

益曰。髓水。廉也。廉為下殺。以充君庖。孔氏穎達曰。以其

惡。益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朱氏公遷曰。上殺其餘以

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孔氏穎達曰。以大獸

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是以獲雖多而君

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庖不盈也。鄒氏泉曰。惟取乎下殺。而張子曰。饗雖多而



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康成曰反其言而美之。孔氏穎達

曰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此章

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集傳** 輔氏廣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

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朱氏公遷曰行事

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集傳**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

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輔氏廣曰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呂氏柟

曰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集說** 嚴氏粲曰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

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朱氏

善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

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

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

**總論**

李氏樗曰車攻之詩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



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李氏公凱曰。言宣王既能自治。以全創業之國勢。尤當自奮。以合守成之人心。故於車馬之大。則修之。器械之微。則備之。而往東都之地。復新朝會之儀。統一人心。以為維持王業之計。因講田獵之事。而選車馬之美。惡多寡。以盡致治保邦之道焉。

###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劉氏瑾曰

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集傳**

朱子語類。時舉說。直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

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川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維戊

叶莫吼反

既伯既禱

叶丁口反

田車既好

叶許口反

四

牡孔阜

符有反

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集傳**

賦也。戊。剛日也。

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盟會治

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孔

穎達曰。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嚴氏祭曰。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既有事於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



方是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醜衆也。謂禽獸及方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

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孔氏穎達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

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

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劉氏

田之前。二日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祖。謹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醜類。無不獲矣。○姚氏舜牧曰。獵與狩。皆賴車牢馬健以為用。故車攻吉日。皆有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句。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

麇鹿。愚甫。漆沮。七餘。之從天子之所。

**集說**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程子曰。戊日祭。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

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同州

皇輿表。鄜州。今延安府鄜州。坊州。今延安府。入河也。李

鄜州中部縣。同州。今西安府同州。竝隸陝西。氏

樛曰。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



金言系不...

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

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淮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黃氏佐曰。天子之田。或奉宗廟。或進賓客。或充君庖。非禽獸之多不可。此漆沮所以宜田獵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 儻儻。表驕 俟俟。叶于

或羣或友。叶羽 悉率左右。叶羽 以燕天子。叶獎

**集傳**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嚴氏粲曰。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矣。趣

則儻儻。行則俟俟。嚴氏粲曰。儻儻而疾走。俟俟若相待。獸三曰羣。二曰友。

蘇氏轍曰。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朱氏公遷曰。或射或御。各

共其事也。劉氏瑾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姚氏舜牧曰。左右從王者之左

右也。凡王者蒐狩。必親執路鼓以御衆。從王者不率左右以從事。其何以愜天子之心。故曰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豝音豝。豝於

反。此大兕。兕音兕。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 賦也。發發也。豝豝曰豝。一矢而死曰豝。兕野牛

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穎達曰。小豝云發。言發則

朱氏公遷曰。中微。兕。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

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嚴氏祭曰。坊

室。醴酒在堂。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為盛禮。惟王

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許氏謙曰。周禮

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

曰沈齊。注疏。醴猶醴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名。故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蘇氏

燕而酌醴。所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豝音豝。豝於

反。此大兕。兕音兕。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 賦也。發發也。豝豝曰豝。一矢而死曰豝。兕野牛

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穎達曰。小豝云發。言發則

朱氏公遷曰。中微。兕。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

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嚴氏祭曰。坊

室。醴酒在堂。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為盛禮。惟王

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許氏謙曰。周禮

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

曰沈齊。注疏。醴猶醴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名。故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蘇氏

燕而酌醴。所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以厚賓也。燕而酌醴。所

虎弓之什

三







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

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王氏安石曰。勞者

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

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

野矣。朱氏公遷曰。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故以起興。且其劬勞者皆鰥寡

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二

篇放此。

**隼說** 蘇氏轍曰。民人離散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輔氏廣曰。之子

于征。劬勞于野。此民之流離者自相謂曰。是予之行。病苦於草野之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之子于垣。音百堵。古

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

**興也** 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穎達曰。五板為

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一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

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

苦。而終獲安定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轍曰。流民反其鄙。邑棄其牆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雖勞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高叶音

**集傳** 此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徐氏常吉曰鴻

鴈之鳴哀故以為此。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亦見詩人取義之精。

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

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

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集說** 輔氏廣曰。自其始之流離。以及得所止而築室以居。其病苦亦甚矣。非明知者。且能體卹我前日之

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黃氏洪憲曰。說

愚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

知我。得乎。

**集說** 鄭氏泉曰。一章。追言在昔離散之苦。二章。述言今日還集之樂。末章。言由勞以逸。是以作詩以述其

慶幸之意。感慨之情也。前二章以鴻鴈引起之子。故屬興。末章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沈氏守正曰。詩

作於安定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



# 鴻鴈二章章六句

**集說**

胡氏一桂曰。此詩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章勗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三章或指使臣。或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勗勞皆就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一章有取於鴻鴈羽翮之勞。至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誰及之。誰哀之。實由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而曰其究安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土。使可為築室久安之計。誰實使之。亦出於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之哀嗷。以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哀嗷赴訴。然赴訴之於誰。亦赴訴於上之人耳。○徐氏光啓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鳴聲

將將七羊反

**集傳**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

胡氏旦曰。說文云。央。中極也。廣雅云。火極中也。秦風云。宛

在水中央。

庭燎。大燭也。

孔氏穎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

烜云。邦之大事。供噴燭。庭燎。注云。

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

諸侯將朝。則司烜音毀

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孔氏穎達曰。庭燎之

勇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君子。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許氏謙曰。鸞鑣。見秦駟賦。

○王將起視朝。不安



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集說**

季氏本曰庭燎之光謂始然而有光也將將衆集遠聞之聲夜當未央時則來朝者未至君門其鸞聲大而遠聞也○姚氏舜牧曰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此所詠蓋像君心之不安寢若夜方半而即懷視朝之思爾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又又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與艾叶

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集傳**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嚴氏粲曰晰晰然其光漸小噦噦近

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許云反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

**集傳**賦也鄉晨近曉也胡氏旦曰是從未央而至輝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火

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何氏楷曰輝與暈同

法即暈字也日月之旁周禮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蘇氏

氣為暈火之旁氣為輝夜聞其鸞聲而已轍曰

晨則見其旂矣杜氏佑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

以優尊詩曰夜向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形弓之什



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  
輔氏廣曰。問夜之早晚何如。下二章只是一意。直至辨  
色視朝之時而止。計只是一時事。未必有今昨之不同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而左右之臣  
設言以述王之意也。蓋王勤於政事。及時視朝。而  
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  
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  
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唐氏汝諤曰。三  
章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夫就所  
聞所見。不過懸度其時。而據此心之汲汲皇皇。則儼然  
信以為然者。若專為料想。億度之詞。即非勵精之旨。

### 庭燎三章章五句

**集傳** 劉氏瑾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  
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

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綿善反 彼流水朝直遙反 宗于海叶虎洧反 歛惟必反 彼飛

隼息允反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 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

**集傳**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蔡氏沈曰。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此憂亂  
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朱氏公遷曰。知所向也。飛隼猶或有所

止。嚴氏粲曰。隼。解見采芑。○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



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

哉。

**集說** 嚴氏粲曰。兄弟。指所親。邦人。指衆人。諸友。指所厚。

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疎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

中矣。○謝氏枋得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

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

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鄒氏泉曰。莫肯

念亂者。不思恐懼修省之道。若安危利藹者然也。父母

人之最切者。故獨舉此。以示人不可不憂耳。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歛彼飛隼。載飛載

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

可弭忘。

**集傳**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蹟者。行步之

跡。故不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

爲不循道。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

憂思之深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蹟者。致亂之

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

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

○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



友敬矣。讒言其興。

**集傳**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

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

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徐氏常吉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始

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

**集說** 韓氏嬰曰。讒言緣閒而起。○輔氏廣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

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此自修之事也。○許氏謙曰。末章憂而戒之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知所本矣。○朱氏公遷曰。

自持以敬。則小人不取近。其能止讒。必矣。讒言之人。即上章不蹟者也。始憂於人。謂讒莫肯息。卒反諸已。謂敬當自持。

**集傳** 朱氏公遷曰。一章言人皆不知憂亂。二章言已獨憂人之造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

而息。亂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集說** 陳氏櫟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臬聲聞于野音問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徒其下維穉音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集傳**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

鳴高亮。聞八九里。陸氏璣曰。鶴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臬澤中

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韓氏嬰曰。九臬。九折之澤。漢氏一之曰。澤曲曰臬。

見楚詞注。喻深遠也。穉落也。許氏謙曰。穉。錯礪石也。嚴氏祭

不礪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

納誨之辭也。輔氏廣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

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臬而聲聞于野。言誠之

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朱氏

公遷曰。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千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穉。

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

善也。朱氏公遷曰。君子或有未仁。不可溺於愛也。小人或有一長。不可偏於惡也。由是四者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輔氏廣曰。夫必能去

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與此意同。○朱氏善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叶鐵魚在于渚。或潛

在淵。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

**集傳**

比也。穀。陸氏德明曰。說文云。一名楮。惡木也。陸氏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嚴氏粲曰。謂攻錯也。錯治之也。○程子曰。玉之

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邵子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許氏謙曰。邵子論玉石。又一意也。略與前說不同。

**總論**

朱氏公遷曰。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天。泛言之。則可以為錯。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教誨之意。以漸而深。○呂氏柟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遠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穠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為錯。猶渾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矣。

鶴鳴一章章九句

**集說**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鄧氏元錫曰。鶴鳴納詢也。辭不直指。義託遠。諷可與可觀。古納詢者之善誘如是乎。○徐氏常吉曰。鶴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四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